

实践本体论：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和提升

——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有关问题

熊进，李志洁

(1.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0)

摘要：本体论是一切哲学体系或理论都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传统哲学本体论期望有一个终极的事物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演进，结果找到的总是一个个具体的可被替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世后，以现实人的实践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大厦和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最为深刻的哲学变革，具体说来就是实现了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由结果本体论向生成本体论的转变；由抽象本体论向现实本体论的转变。

关键词：本体论；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4-0459-05

本体论是任何哲学体系或理论都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根本逸出了传统哲学所能理解的范围，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日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之有无及所属何种本体论的争论就一直不断。本文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为实践本体论，只能明确了这一点，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实现哲学史上根本变革的，也才能梳理马克思本人哲学致思方向和和理解他怎样去“改变世界”的。

一、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纠结或困境

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是自然哲学探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自然的本原，从而开创了希腊哲学以外的本体理论诉求为主旨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后世西方哲学的理论传统和致思方向。在我国古代哲学中与西方本体论对应的研究叫做“本根论”或“道”论，也探究大本大原，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一般地说，所谓“本体论”就是关于“是”(Being)的学问，而“是”意味着最基本、最普遍和最原始的实在，它是关于存

在方式、万物本原、宇宙实体等问题探讨的学说。传统本体论寻求一种始基(或是具体经验的“水”、“火”等或是抽象神秘的“上帝”、“绝对精神”等)来解释万物之所以产生、发展，它以某种超验的终极实体作为追求目标，用来解释和说明一切，力图获得关于支配宇宙的普遍的原则。因之，本体论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第一哲学”或“最高哲学”，所有哲学体系都无法回避本体论的问题，不断追问世界的本根的结果最终又难以逃以“第一推动”和上帝的信仰来搪塞。

中世纪借助教会的权力，信仰可以压制理性，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西方历史进入近代，结束了漫长的“千年黑暗时期”，理性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通过对本体论问题的反思，人类理性重新确立了人性、自由、价值的地位。但同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也出现了危机，康德首先动摇了本体论大厦最坚实的基础，提出了“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指出，知性的原理只是阐明现象的一些规则，而冒昧地认为能够在系统学说的形式上提供关于事物一般的综合先验知识是一种僭妄，包罗万象的本体论就须让位于一种仅仅是纯粹知性的分析论，从语义的混

收稿日期：2009-01-20

作者简介：熊进(197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淆和逻辑的矛盾方面揭示形而上学命题的错误或不稳定性,这也实为20世纪初分析哲学通过语言分析拒斥形而上学的先声。而“自在之物”则是人类理性无法达及的,这样最终还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了。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可谓振聋发聩,但是同样本体论最终还是陷入到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沼。黑格尔作为近代形而上学的顶峰试图在康德的基础上解决其未竟的问题,结果“绝对精神”依然没有逃出这一宿命。

本体论的这种自我纠结或困境原因何在?本体论为何一再难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宿命?首先,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作为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本体论”概念和作为思维方式的“本体论”概念,二者概念混同的澄清十分必要。前者以探究“是”为最高目标,与认识论、方法论等并列;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看待问题、理解世界的哲学原则和解释框架。作为哲学原则和解释框架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可以被别的原则和框架所代替而宣告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本体论”也必然走向终结。在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哲学中,本体论乃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的主要学科或分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中这种“形而上学”性质的本体论是被拒斥的。但是“本体论”的一种基本意义即关于存在或存在者学说却无法抹杀,“本体论的承诺”复又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抨击认识论中心主义传统的利器,本体论的基本意义得到了重要的发挥和提升。这里要注意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有意识的回避了以往那些根本问题的追问,抛弃了所谓宏大叙事,试图实现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可仍然无法摆脱本体论似乎天生就有的那种自我纠结。

尽管本体论具有这种自我纠结或困境,但本体论的终极追求及其魅力不会消失,因为这是由人类思维的本性决定的。“本体论”所表明的就是人类思维在对终极实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它代表着人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寻求评价和规范自己的尺度的意向和努力,因而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有着其内在的根据,因为人本身就是追求终极存在的存在物。所以,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乃是能思维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形而上学,而是我们所用形而上学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形而上学。”^{[1](216)}

至此,从根本上说,本体论出现的困境实际上可以说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困境,我们要转换我们的提问方式和致思方向。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根本症结在于其运思路向是一种绝对化、固定化,而又与人的生活

世界相分离的思维模式。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所追问和重视的是对一个先验的、绝对的、彼岸性的逻辑必然世界的刻意追求和建构,如海德格尔所曾指出的,这种“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的寻求”,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思想的决定性程式”^{[2](165)},从而影响决定着西方哲学的走向。然而,它最大的问题恰是漠视人的现实生命和现实世界,成为“倒立着”的本体论,这也是传统本体论始终无法走出困境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建构,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批判锋芒直指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否定这种思维方式、使哲学重新回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现实生命,乃是自己哲学的重大使命,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新的实践本体论,将人的实践、生成或过程论引入来理解,而是在人的视域、人化自然中,万物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主体、与主体的实践一同生成、显现、发展的生成思维模式,离开人、离开人的实践,解释不了任何东西,而且要注意这种解释是与人的本质、人的实践一同发展的,如同马克思所言的:“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116)}讨论的重心并非是探询隐藏在万物背后的本原或世界的本体而只是讨论此种本体怎样产生、基础何在、与人的本质及发展的关联,由“是者(是什么)”转换到“是本身”、“如何是”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议

本来本体论对于任何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都是不能回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疑问也有本体论。但是这一不言而喻的问题为何却成了问题,以致于在一定时间内甚至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本体论?到现在恐怕没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了,但是争议又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到底是何种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抑或其他什么本体论?

对于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的问题,原因大概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马克思生前并没有专门的哲学专著行世,所以不少人就浅薄地否认马克思有哲学,既然有否哲学都成问题,就更遑论所谓本体论了。其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涉及的本

本体论问题根本逸出了近代哲学所能理解的范式, 马克思关注的不是抽象的本体和抽象的始基, 更不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某种东西(物质或精神), 而是从人的物质实践出发, 将思维聚焦于“现存世界”、“人类世界”, 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感性的生活上, 以反思的方式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需要出发, 从人的现实世界何以形成和发展出发, 来论证这种本体论。

在马克思看来, 实践是人以及人的现实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根据, 实践是使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 人在世上诞生之后就通过实践进入到存在的组合中, 赋予存在以新的尺度, 从而使存在具有“为我存在”的性质。实践作为人与世界的现实中介, 既是创造人的生活世界、使世界得以生成的活动, 同时又是人创造自身即人的自我生成的活动。从实践出发, 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真正找到了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实基础。而人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重建了属人的世界, 因此实践实际成了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 马克思对此有非常形象的表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 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它哪怕只中断一年, 费尔巴哈就会看到, 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 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4](77)}实践的观点也就成了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从根本上可以说, 实践首先是关于存在和非存在、存在的现实、自然界和人的现实存在的基本原则, 在此意义上, 实践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 换言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也就是实践本体论。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到底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之上, 也有不少人淡化了本体论的争议径直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 所谓存在论其实就是本体论, 也有称为“是”论的, 只是由于在文字翻译上的差别, 但这里提及的存在论的背景却主要是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 “以西解马、以海解马”的缘故。限于篇幅, 这里对坚持实践本体论而非物质本体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作简单的阐发。

关于物质本体论, 学界的支持者不乏其人。考查马哲史, 这种提法也是渊源有自, 最早的应该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划分哲学史上的两个阵营的言论, 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

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 从而归根结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 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5](224)}确实, 科学发展到现在, 恐怕没多少人会傻到否认物质的先在性, 这些已经通过物质结构的理论、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理论等所证明。但哲学上物质的定义、物质作为本体论的意义还有待继续阐发, 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最为经典的定义“标志着客观实在的范畴, 不依赖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从这一经典的定义入手, 我们可以分析出, 哲学上的物质不同于具体可见的单个“物质”, 但也是个“范畴”, 既然是“范畴”, 再“标志客观实在”恐怕也是精神的东西, 层层抽象、层层追问, 最终要么也难逃落入其标榜反对的精神本体的窠臼, 要么成为马恩极力保持距离的机械唯物主义, 依然会陷入传统本体论的路子而无法自拔。黑格尔说“物质勿宁是纯粹的抽象”^{[6](108)}, 无独有偶, 马克思也指出的“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 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7](111)}, 如何澄清并与之划清界限, 始终都是一个极大问题。而要以此“物质”本体论显然不能全面揭示出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根本变革的意义。

同样, 也有不少人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的大旗, 对此我们首先要有个清醒的认识。“政治淡化, 学术凸现”是一个顺应时代的说法, 可是不少人却为学术而学术, 认为拗口的学术新名词越多, 文章越难懂, 西方某些思潮点缀越多, 这样才算学问越好、学术越强, 殊不知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的真精神却背道而驰。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大背景下, 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 不少人如获至宝, 以之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从西方诞生后引进到中国的, 由于产生背景的不同, 某些西方思潮似乎与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有天生的亲近之处, 但是我们却不能盲目地用某些西方思潮来肢解、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而要认清二者的实质差异。存在主义哲学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的生存问题、异化问题, 这无疑对我们有启示。但显而易见, 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的阐述, 还是马尔库塞所揭示的“单向度的人”, 实质上在哲学上甚至并没有超出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达到的视阈, 至于晚年马克思“资本的逻辑”所达到的高度他们更是无法望其项背。对于马克思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这点, 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两位大师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前者认为:“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

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8](401)},后者更是坦率地承认马克思哲学在当代是无法超越的唯一哲学。出于尊重马克思本人及其哲学上的成就,我们无须标新立异的援引存在主义作虎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改头换面说成马克思哲学存在论。

三、实践本体论所实现的哲学转向与致思路径

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本体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是通过追本溯源式的还原论思维,试图追寻对象的初始状态、原生存在和强调逻辑上的优先性,以此建构其哲学本体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却奠基在人的现实世界基础上,实现了哲学史上一次最为深刻的变革。

(一) 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这里的“物本”简单指以往哲学本体论追求的是在人之外、隐藏在万物背后起作用的最终的原因或东西,它们高高在上支配和主宰着人类,这些似乎又与人无关,人对它们也无能为力唯有盲目服从。而“人本”则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将这种局面颠倒过来,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才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归宿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建基的“新唯物主义”,既是对旧哲学的全面清算和批判继承,又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而诞生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它在研究对象上、功能及其使命上都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追本溯源式地追问世界的本原或强调逻辑上的更重要和更根本性,而是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4](15)}，“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4](16)}，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其主要功能是把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现实地解放无产阶级、解放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实践的哲学、战斗的哲学、革命的哲学，马克思本

人更是倾其一生力极力关注现实人类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命运和人类的解放,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本体论所无法容纳的。

(二) 由结果本体论向生成本体论的转变

正如上面所论述的,传统本体论思维都是以还原论的方式企盼一劳永逸的探询到隐藏在万物背后起作用的那些最终的原因或东西,但结果却往往一无所获,要么为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大开方便之门,要么以某种具体可见的物质或东西解释一切。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却是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困住了其前进的道路,致使其始终走不出自我纠结的宿命。本体论哲学不应该总是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来规定本体是“什么”,如此只会把本体归到某种更大的“什么”中,陷入到逻辑思辨的圈子里跳不出来;而应该着力探讨本体的“什么”是如何“是”的。“本体”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什么”在某处静静等着人去发现,而是也有一个实际地生成的具体历史过程。本体是“什么”是其“是”的结果,它不是绝对确定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有多种可能性,“什么”的具体性是由它是其所是的具体境况来决定。提问本体“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必然预先确定本体的“什么”似乎在特定的主客体互动过程(即实践)之先就存在、规定好了,我们当然不否认在人类出现之前或人类实践活动本体问题(即人和世界的产生和起源问题)就存在,但是这样去探究所谓本体对人类而言又有何价值呢?马克思曾机智俏皮地指出,“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是一个完全“抽象的产物”、“把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3](91)}。而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类开拓、创造新的对象、新的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自身新的品质,而所有这一切自然又会引出新的实践内容和形式,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这种无止境的实践活动过程也就决定了人的本质始终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人自身就是一个“未完成”之物,如何又去找寻那个确定意义上的本体的“什么”?真要找到的话恐怕也得被后来者所否定。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中断,人们找寻的那个本体也在不断生成,只有在某一阶段才显现为特定的、现实的“什么”,本体是“如何是”的若清楚了,其“是什么”自然显现澄明。

(三) 由抽象本体论向现实本体论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56)}这里实践可以看作首先具有本体论意义,这是对传统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一种超越

和瓦解, 为人们提供了与人的生活世界相适应的现实解释原则。传统本体论自我纠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是一种抽象的、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强要以某种臆想的东西来推演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实践本体论在思维方式上则突破了以往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正如马克思所宣称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 “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存的事物。”^{[4](75)}现实的世界只有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所以, “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 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92)}。这里强调一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是对以往本体论的一种超越, 但并不意味着就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或者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中就没有

意义了。任何哲学都必须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回答, 只是以往的哲学仅仅只解释世界, 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一个既存的、内在的前提, 用现实的实践去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 对那些陷入思辨的、玄学的、僧侣式的理论之争、口舌之辩自觉地加以拒斥, 这无疑是对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扬弃。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海德格尔. 路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Practical Ontology: beyond and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ntology related issues

XIONG Jin, LI Zhijie

(1. Philosophy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Ontology means that all philosophy system or theory is unable to avoid and must make certain reply to it. But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has been already entered the impasse, expected to the ultimate things hanging over all thing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sults to find each one concrete things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The basic crux leaves in the thinking mode, after Marxist philosophy appearing to build the ontology building and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akes the realistic person's pract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us having realized until now the most profound philosoph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practice; ontology; Marxist philosophy

[编辑: 颜关明]